

罗伯特·彼得森博士，《人性与罪》， 第 18 节，原罪、加尔文主义、伯拉纠 主义、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优势与劣势

© 2024 Robert Peters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人性和罪的教义的教学。这是第 18 节课，原罪、加尔文主义、伯拉纠主义、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继续讲课，我想起了福音传道者、神学家和废奴主义者查尔斯·芬尼使用的一个关于罪对人类的影响的例子，我在很多方面并不认同他的神学。

这有助于定位福音派阿米尼乌斯主义。这就是让我想到它的原因，甚至当我们仔细思考这些事情时，它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罗马天主教。芬尼在纽约州西部所谓的烧毁区尼亚加拉瀑布地区传教，他自己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一个人在尼亚加拉河中，正朝着瀑布走去，遇到了麻烦。因为如果他越过瀑布，他就完了。

在比喻中，上帝是土地上献祭帮助他的某个人。芬尼区分了四种立场。一方面，伯拉纠主义是神独一论的立场。

另一方面，奥古斯丁主义是神人一力论的立场。伯拉纠主义的神人一力论认为，在水中陷入困境的人并不是真的陷入困境；他可以游出来。他有能力靠自己拯救自己。

那是人类独一论。不需要上帝。在科学分类的另一边，我们有另一种独一论，即奥古斯丁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失去了意识。他没有办法自救，但上帝采取了主动，跳了进来，抓住他，把他拉出来，给他做心肺复苏，救了他的命。救了他，不管你怎么称呼它。

你怎么称呼它？无论如何，他使这个人复活了。神人独能说，人类独能说。人类独能说，伯拉纠主义。

神性单一论、奥古斯丁主义，以及它的孙子加尔文主义。所以我们可以称其为奥古斯丁-加尔文主义立场。它就是这么叫的。

这是伯拉纠主义的立场。正如我之前所说，称呼你的罗马天主教或亚美尼亚朋友，甚至是伯拉纠主义者，一点也不好。令我惊讶的是，芬尼本人将自己的观点与半伯拉纠主义联系起来。

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想看这个例子的书面表达，迈克尔·威廉姆斯和我合著了一本书，名为《为什么我不是阿米尼乌斯派》。哦，公平地说，我应该说这本书很有趣。它是《为什么我不是加尔文主义者》的姊妹篇，由杰里·沃尔斯和同事约瑟夫·东格尔在阿斯伯里神学院时撰写。

杰瑞·沃尔斯和约瑟夫·东格尔。沃尔斯是哲学家，东格尔是新约学者。威廉姆斯和我是系统神学家。

威廉姆斯具有历史专业知识。我的重点是解经。《为什么我不是加尔文主义者》，他们首先向大学联谊会提出。

校际社团来到圣约神学院，问我们是否愿意写一本配套的书，作为回应。我们说，当然可以。我们想写《我为什么是加尔文主义者》。

他们说，不可能是那样。一定是《为什么我不是阿米念主义者》。所以我们的书名叫《为什么我不是阿米念主义者》。

我的学生说你写了《我为什么是加尔文主义者》。无论如何，这个例子来自那本书，实际上它最终来自芬尼本人。半伯拉纠主义说，这个人有麻烦了，没错。

确实如此，上帝在地上，上帝能够提供帮助。但人类必须采取主动。如果他不向上帝呼救，说“嘿，救救我”，他就得不到拯救。

上帝的意愿，但我们必须先采取行动。这是半伯拉纠主义，不是单一主义，自由，人类的自由意志，绝对的自由意志。这是一种协同作用，上帝和人类共同努力。

有难之人呼救，上帝便救了他。半奥古斯丁主义同样是一种协同论。但这一次，与半伯拉纠主义的人性协同论不同，这是半奥古斯丁主义的神性协同论。

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已经在海滩上发出了呼唤。而对于这个呼唤，我们必须做出回应，否则上帝不会拯救我们。你说，奥古斯丁主义不是说我们必须做出回应吗？是的，当然是这么说的。

但它说，上帝先行的、有效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回应上帝，并让我们的信仰回应上帝。这整件事都是威廉斯在我的书《为什么我不是阿米尼乌斯》中提出的，以公平对待我们的阿米尼乌斯兄弟姐妹。因为他们最好的神学是半奥古斯丁式的，不是伯拉纠式的，甚至不是半伯拉纠式的。

虽然我的一些阿民念派朋友说他们的一些同胞确实是半伯拉纠主义。但那不是最好的阿民念主义，我们在那本书中的目标不是击败最坏的对手，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称同胞基督徒为对手，而是击败最好的对手。此外，罗马天主教谴责伯拉纠主义甚至半伯拉纠主义，并在奥兰治会议之后，采取了可以公平地称为半奥古斯丁主义的立场。

并非路德和加尔文在宗教改革时期恢复的完全的奥古斯丁主义，尽管路德的后裔并不总是像加尔文主义者那样准确而谨慎地遵循它。加尔文主义的原罪观。这种观点认为，上帝赋予人类堕落的本性和罪恶感。

记住，阿民念主义说，而伯拉纠主义说，上帝不责备任何人。如果你愿意这么说，我们都是自己的亚当；我们生来没有原罪。阿民念主义说不，不，不，我们生来就是罪人。

那是腐败，但不是罪过。相反，加尔文主义认为罪过和腐败在我们出生前就已累积在我们的精神银行账户中。因此，加尔文主义与伯拉纠主义不同，后者否认腐败和罪过的归咎。

它不同于阿米尼乌主义，后者坚持将人类归咎于堕落的本性，但拒绝将罪责归咎于人类。加尔文主义者在这点上意见一致。他们在亚当的罪与我们的罪性之间的联系问题上分成了两个分支。

这些观点是代表观点和自然首领观点。代表观点。亚当是人类的一个代表。

上帝计划让亚当代表人类行事。我们都在第一个人，即我们的联邦元首的监督下接受考验。代表观点也称为联邦元首。

自然领导观也被称为现实主义。联邦领导，自然领导。代表观，现实主义。

随着我们不断探索，这些术语将变得清晰起来。我们所有人都在第一个人亚当（我们的联邦元首）的考验下，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观点被称为联邦元首。当亚当犯罪时，他的罪孽和腐败被归咎于他所有的后代。

当然，基督接受了。埃里克森在基督教神学中教导米勒·埃里克森，联邦首领通常与灵魂起源的创世论观点有关，但我非常尊重他，他的著作肯定是我的老师，我看不出他采取灵魂起源的特定观点和加尔文主义关于原罪的两立场之一的特定观点之间有任何必然联系。刘易斯·伯科夫、约翰·默里和 S. 刘易斯·约翰逊都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

他们声称，代表观点，即联邦首领，最符合罗马书第 5 章中亚当与基督的平行关系。这种观点进一步分为直接和直接归咎。我不知道我是否提到过为什么我们神学家喜欢这种东西。答案是因为它太复杂了，你需要我们，它让我们有工作。

无论如何，抛开愚蠢不谈，我同意代表性观点。自然领导观点。这种观点有时也被称为现实主义，你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或者现实领导。

我听说，埃里克森提倡这种观点，这种方法与传统主义者对灵魂起源的看法有关，根据这种观点，我们的灵魂是从父母那里传承下来的，就像我们的身体本性一样。因此，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我们以胚胎或种子的形式存在于我们

的祖先身上，因此，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我们和亚当在一起。我们在他的种子里。

他的行动不只是某个人的行动，而是全人类的行动。全人类都以种子的形式存在于亚当体内。虽然我们个人并不在那里，但我们仍然在那里。

人类整体上都犯了罪。因此，我仍然引用埃里克森的话。因此，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堕落的本性和罪孽，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或不恰当的。记住这些话，因为我们确实在亚当的腰里，所以我们正在接受我们罪孽的正义结果。

这是奥古斯丁的观点，他说，埃里克森说。埃里克森，《基督教神学》，第二版，635，636。如果你有后续版本，我甚至都记不清了。使用索引找到正确的位置。

因此，加尔文主义者对原罪的看法分为两类，而原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联邦领导制，一类是现实领导制。一类是代表主义，一类是现实主义。

他们都认为亚当，他们都认为亚当是我们的元首，但他是我们的联邦元首、我们的代表吗？他是我们自然的元首吗？顺便说一句，事情因他是我们的自然元首而变得复杂。毫无疑问，我们来自亚当。问题是，这是解释原罪的最佳方式吗？请注意，埃里克森说，这并不不公平或不恰当。

对代表制、联邦领导制的最大批评是，亚当让我这么做；这不公平。我们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罪而被定罪？对原罪观点的评价。同样的观点，虽然当我们谈到加尔文主义时，我们将与另一个子集一起工作。

伯拉纠主义，优点。我正要说到这儿。亚当确实是人类其他种的一个坏榜样。

伯拉纠主义也是真正的神独一论。甚至不需要上帝或恩典。弱点。

保罗在罗马书 5:12 至 19 中五次提到，亚当的一次犯罪是导致所有人死亡的原因。你真的希望我相信这仅仅是因为他的坏榜样吗？我不相信。第 15 节，因一人的过犯或过犯，众人都死了。

第16节，审判因着一次的罪而来，并带来定罪。第17节，因一人的过犯，死就作了王。第18节，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19、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亚当是个坏榜样，没错。夏娃也是。

但这根本不是原罪的观点。S. 刘易斯·约翰逊，在我之前提到的那篇文章中，罗马书 5:12 至 19，是释经学和神学的一个测试案例，类似的东西，在一本名为《新约神学新研究》的书中，由 Merrill Tenney 和 Longenecker 和 Tenney 编辑。S. 刘易斯·约翰逊有效地论证了第 14 节的含义与这种观点相反。

那里说，某些人，所有犯罪的人和因犯罪而遭受死亡惩罚的人中的一部分，并没有犯下与亚当类似的罪行。那是个人有意识的犯罪。那么他们一定是因为亚当的罪而死的。

在伯拉纠主义中，不可能存在另一种犯罪模式，因为我们遵循他的榜样。保罗说，从亚当到摩西，死亡一直统治着，甚至那些犯罪不像亚当那样的人也不例外。顺便说一句，这也意味着现实主义的消亡，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在他的腰里，那么他怎么能犯与我们不同的罪呢？但这恰恰消灭了伯拉纠主义，因为它说有些人没有像他那样犯罪。

好吧，如果佩拉杰是对的，那我们就是在效仿他的坏榜样。约翰逊是对的。无论第 13 和第 14 条具体是什么意思，他们并没有像他那样犯罪。因此，他们一定是因为他的罪而死的。

五次，我们看到保罗在那段经文中所说的正是如此。我的结论是，尽管亚当是一个坏例子，但伯拉纠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未能解释原罪。阿民念主义，优点。

阿米尼乌主义的论断是正确的，它认为，自从亚当堕落以来，罪恶的腐败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人身上，这是Januluska 的论断。阿米尼乌主义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它认为，腐败的结果是罪人无法对上帝的救赎做出积极的回应。

不幸的是，正如阿米尼乌斯最优秀的观点所言，这只是一个假设的立场。这只是一个假设的条件，因为没有人是真正无能的。哦，理论上，他们生来就无能，但他们立即受到了普遍的先行恩典的打击。

有了它，他们就会立即得到普遍的、先行的恩典，使他们能够相信。所以，实际上，没有人是无能的。弱点。

阿米尼乌主义的主张是正确的。然而，它主张得还不够。在重读Janeluska 的主张和 Mickey 对此的评论时，我注意到其中没有解释亚当的罪如何影响他的后代。

只是，这种影响的事实得到了肯定。米奇说，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原型，他们的行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决定性的。Zondervan 书第 82 页。

我的问题是，第一个男人和女人的罪如何决定了人类？人们可以将伯拉纠主义、任何加尔文主义立场或其他观点解读到这句话中。阿米尼乌斯可以回答说，要严格遵守圣经的界限，并指责其他人，例如加尔文主义者，在神学上超越了圣经的范畴。然而，我们已经看到罗马书 5 中的圣经数据如何排除了伯拉纠主义对原罪的观点。

主义者所提倡的阿民念主义立场更多的定义。我也反对阿民念主义的先行恩典概念，这种概念否定了亚当的罪对人类的影响。我的反对理由是什么？因为缺乏圣经依据。

我自己的立场是，我们需要根据圣经研究我们信仰的每一条款、我们所相信的一切。而不仅仅是从我们已经从圣经中证明过的其他原则中推断出某些原则。当然，我们的神学应该是连贯的，但它也必须有释义基础。科学的说法是什么？它必须是释义数据，同时具有逻辑连贯性，这样神学和神学体系才是健全的。

因此，归根结底，我的体系并不完整。有些事情在圣经中教导得比其他事情更清楚。我犹豫着是否要去建造一个巨大的上层建筑，即使圣经的基础是基于哲学或人类理性或其他什么，而圣经并没有说，是的，圣经教导恩典。

是的，它教导恩典。是的，它教导恩典拯救。是的，它教导恩典先于救赎。

它具有先见性。但它并没有教导说它能使人类相信。这是卫斯理神学的假设。

相反，圣经中先行的恩典是有效的，因此是特殊的。加尔文主义、自然首领、力量、自然首领或现实主义正确地认为，所有人的死亡都源于亚当的罪孽。它还正确地教导亚当是人类的自然首领。

我并不是质疑亚当的自然领导权。我质疑的是，这是否是解释原罪的方式。尽管现实主义声称比代表性观点更好地处理了外来罪责问题，但仍存在缺陷。

这就是代表制观点或联邦领导制的大问题——外来罪责。等一下。

你是说亚当在伊甸园犯下的罪孽意味着人类的谴责？是的。这太不可思议了。这太不公平了。

这就是外来罪孽。事实上，事实就是如此。我并不是有意，是的，我确实有意预先判断我的结论。

但在罗马书 5 章中，在我看来，你确实有外来的罪恶感，因为你有其他外来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外来的正义。即使基督的正义是基督的，而不是我们的正义，它也是在我们之外的外来正义，正如路德所说，不是由我们产生的，即使它被算在我们的精神银行账户中，并使我们被上帝接受。

因此，这段文字的平行之处在于，外来罪孽被归咎、计算并计入我们的精神银行账户。同样，尽管现实主义声称比代表性观点更好地处理外来罪孽问题，但它似乎并没有兑现其主张。约翰逊说。

好吧，我一直依赖 S. Lewis Johnson 在那本书《圣经神学新研究》中写的这篇精彩文章。这不是正确的标题。我会改正的。

约翰逊说，即使我们承认人类普遍因亚当而犯了罪。如果你愿意的话，人类存在于他的腰间，存在于他的种子中。所以，他是我们的自然首领。

我再说一遍。他是我们的自然首领。但就原罪的解释而言，现实主义说得更多。

这句话的意思是，亚当的自然首领地位是理解人类罪孽的关键；即使我们承认人类在亚当身上犯了罪，我们也摆脱不了外来罪孽的问题。如果要证明惩罚是正当的，那么犯罪行为必须是有意识的自决和个人犯罪行为。然而，根据现实主义，当亚当犯罪时，他的后代作为一个个体甚至还不存在。

亚当犯罪的行为早于他们的人格。我看不出这如何能减轻正义问题。我们怎么能在还未成为人之前就采取行动？我们成为亚当腰间的种子真的公平吗？这确立了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我们的腐败。

约翰逊指出，这些后果是无法容忍的，它们源于现实主义，并给理论带来负担。他的文章第 310 页。为什么亚当的后代只对他的第一次犯罪负责，而不对他后来的犯罪负责？为什么亚当的罪要算在人类身上，而夏娃的罪却不算？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他是我们的代表，他犯下的第一桩罪孽算在我们身上。夏娃不是我们的代表，他的其他罪孽不算在内。只要犯下一件罪孽就够了。

原罪，名副其实。现实主义为罗马书 5 章（原罪的经典文本）从未提及的内容辩护。即罪恶和罪责是所有人行为的结果。

这段经文反复地将一个人的罪与我们的罪和罪责联系起来。它从未将人类的罪和罪责与所有人的行为联系起来。“现实主义可以这么说，约翰逊写道，但保罗从未这么说过，沉默几乎震耳欲聋”第 310 页。

是的，他有点夸张，但没关系。现实主义者会反对那些持有代表性观点的人使用沉默论证。

联邦首领制的支持者反驳说，现实主义教义构建中的主线在这段经文中根本缺失。当然，这种遗漏很重要。一个人怎么能根据这段经文没有提到的东西来建立自己的观点呢？代表制指责现实主义自以为是，是在回避问题。

也就是说，这段经文没有说的是，人类的罪孽和罪过是所有人的行为。它一直说这是一个人—亚当的行为。此外，罗马书 5.14 的最后一句似乎与现实主义相矛盾。

该条款声称，死亡统治了那些没有犯下亚当那样罪孽的人。现实主义认为，所有人，无一例外，都犯下了亚当那样的罪孽，因为他们在亚当身上犯下了种族罪孽。所有人都违反了明确而积极的命令。

亚当犯下的罪与此相同。因此，现实主义没有空间容纳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犯罪方式。如果当他颁布禁令时，我们在他的腰里，那么我们也在他的腰里，对吗？罗马人，那条条款，甚至统治那些没有像他那样犯罪的人，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原罪之首。

我认为，约翰逊正确地指出，现实主义难以接受《罗马书》第 5 章中亚当与基督的平行关系，正如人们因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正义而被称义，同样，他们也因不属于他们自己的罪而被定罪。当然，必须认识到这种类比并不完美，但坚持这两个原则及其人民之间的联合性质是平行的，这似乎对保罗的观点至关重要。亚当与他的人民之间的联合性质，基督与他的人民之间的联合性质，难道不是第 5 章第 14 节所说的亚当是基督的一种类型时为我们设定的吗？第 18 和第 19 节明确指出，甚至重复，第 19 节重复第 18 节，图表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就是它所说的吗？当然，所有的细节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罗马书第 5 章中的 15、16 和 17 节所表明的，但两个亚当和他们的人民之间的结合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

它是一个代表联盟。中介归责—简要概述。

加尔文主义者对间接归罪和直接归罪的看法是相同的，他们坚持亚当和他的后代之间的代表性结合，并将亚当的罪归咎于人类。约书亚·普拉凯斯（Joshua Placaeus, placaeus, Joshua Placaeus）是法国萨尔莫尔神学院的教授，也是间接归罪观点的创始人。我想说，该学派因许多背离加尔文主义的观点而闻名，而正统加尔文主义者并不喜欢这些观点，其中包括无限的赎罪。

此前，所有正统改革派学者都教导说，亚当的罪孽是人类被定罪的基础，人类本性的堕落是亚当罪孽的结果。罪孽被归咎于人类。我们是有罪的，出于这种罪孽，当我们出生时，我们会犯罪，我们会受到谴责。

腐败在逻辑上是罪孽的结果。亚当的罪孽是腐败的基础，而腐败是亚当罪孽的结果。普拉塞乌斯颠倒了顺序。

他把堕落的人性作为谴责的基础，并把亚当的罪责归咎于参与堕落的本性。他想做什么？摆脱外来的罪责。这是所有这些其他观点的动机。

阐明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有所帮助，因此。根据直接归罪，迄今为止的标准观点，第一，亚当的罪被归咎于人类，导致整个种族受到谴责。因此，人类生来就具有堕落的本性。

根据直接归罪论和普拉斯对此的看法，试图使加尔文主义更容易接受，由于亚当的罪，人类生来就具有败坏的本性。这种败坏的本性是每个人被定罪的基础。由于每个人都有亚当所赐的败坏本性，每个人都犯了亚当的罪。

弱点。罗马书 5:12 中的立即归罪是指所有犯了罪的人都已败坏或变得败坏。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B. 在罗马书 5 章中，保罗反复教导说，亚当和他的后代都因亚当犯下的罪而死。“死亡、定罪和罪人的地位都与一个人犯下的罪有关。没有任何中间人。”约翰逊，第 311 页。我说过我信任约翰逊。这太棒了。

他在释经和神学方面的运用非常出色。顺便说一句，他通过说神学越来越脱离释经，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来介绍这一点。他引入了一些自由的系统神学。

例如，蒂利希说，与传统神学对《圣经》的使用相比，它就像毕加索后期的艺术、立体主义等与他出生的传统中常规的具象艺术相比一样奇怪，而他非常擅长于此。这很奇怪。蒂利希几乎不引用《圣经》，当他引用时，哦，天哪，这是一篇哲学论文，是他的系统神学。

因此，S. Louis Johnson 说，S. Louis Johnson 一直在达拉斯神学院教授《新约》。然后，他退休了，去了三一神学院教授神学，他非常擅长的解经神学。他在解经和神学方面的实践被视为许多系统神学对原罪观点的解药，其中可能提到了《罗马书》第 5 章，但我认为他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对此进行过解经。

神学释义。沃菲尔德的时代早已过去。要想在大学里当一名系统神学教授，一个人要么主修哲学，就像三一学院的约翰·范伯格那样，要么通常主修其他学科，我们大多数人都这么做。这样说是不对的，有些人确实在做哲学。

我们研究历史神学。你不研究释经神学，因此，系统神学家有时是哲学家、系统神学家，或者，我不是说这没有帮助，或者是历史系统神学家，那里也有好的东西，但我们需要释经系统神学家。现在，DA Carson 可能是对的。

三十年前，他在《圣经与真理》一书中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圣经的统一性和系统神学的可能性，这本书是 Ibri 出版社出版的，即《圣经无误委员会》，不是 Ibri，是《圣经无误委员会》，抱歉，我搞混了组织机构。国际圣经无误委员会。他认为，圣经的统一性是传统系统学的前提，而圣经批评的猛烈抨击，尤其是对《旧约》和现在对《新约》的批评，已经使系统神学在大学里成为不可能实现的。

这句话很有道理，S. Louis Johnson 的文章也很有帮助。显然，我认为是这样。中位数归因法很难解释罗马书 5:13 和 14。

亚当的罪是导致死亡的原因，即使那些没有像亚当那样犯罪的人也是如此。第一个人的罪是从亚当到摩西的死亡统治的原因。约翰逊正确地论证了间接归罪理论；顺便问一句，什么是间接的，什么是直接的？答案是亚当罪的归罪。

在直接归罪中，亚当的罪过被直接归咎，而腐败则被间接归咎。它来自它。在间接归罪中，亚当的腐败被直接归咎，而罪过被间接归咎。

因此，为了使它们保持直截了当，直接和间接归罪，直接或间接归罪的方面是亚当的罪过。约翰逊正确地指出，平行的间接归罪理论与亚当和基督之间的平

行论不一致，就像我们不是因固有的正义而是因外来的正义而被称义一样。因此，我们不是因固有的腐败而被定罪，而是因外来的腐败、外来的罪过而被定罪。

第五个反对间接归罪论弱点的论据。间接归罪论是为了软化加尔文主义而设计的，在这种情况下，它通过解决上帝向那些没有亲自犯罪的人计算罪责的问题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外来罪责的问题。

和现实主义一样，这一理论也未能达到目的。约翰逊巧妙地指出，如果天生堕落是一种惩罚，而反驳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将腐败、堕落和污染归咎于人类呢？因为亚当犯了罪。这是对亚当犯下的罪的惩罚。

那么，罪恶感必定先于它。明白了吗？如果天生的堕落是一种惩罚，而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罪恶感必定先于它。那么，除了亚当第一次犯罪的罪恶感之外，罪恶感还能是什么呢？事实上，间接归罪可以抑制罪恶感；我在这里并不是在指责任何人的动机，也不是在诽谤任何人的动机；它有一种隐藏的惩罚。

括号里是罪。亚当让我们有罪。因此，我们败坏了，因此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罪。

否则，你就有天生的败坏而无罪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上帝不公正吗？事实上，正如海尔维共识所说，1675 年海尔维共识的公式和其推动者托雷顿声称，普拉凯乌斯的教义实际上完全消除了亚当罪孽的归咎，因为真正使我们易于遭受愤怒的是败坏。在下一讲中，我们将讨论直接归咎及其优缺点，并继续讨论原罪教义的系统 and 牧养含义。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关于人性和罪孽教义的教学。这是第 18 节，原罪、加尔文主义、伯拉纠主义、阿民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优缺点。